

当代
文学
研究
丛刊 · 5 ·

● DANG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第五辑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71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77157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

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54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10190·172 定价: 1.20元

117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阎 纲

副主编 张 钟

编 委 毛承志 刘锡庆 陈骏涛 吴重阳 张 钟

张 炯 郑 蓉 阎 纲 阎青山 郭志刚

谢 冕 蒋守谦 蔡 葵

编 者 的 话

改版后的《当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五辑与读者见面了。

当代文学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它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当代文艺思潮的演进，当代文学创作成果、当代作家风貌、当代文学流派、当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当代文学发展趋向，特别是研究新时期的文学现状，已经在近年来逐步展开了。我们的刊物愿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块丰茂园地。

历史的转折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朝气和生机。新时期的文学是正在实践着发展的文学，它直接地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并且直接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从多方面研究和探讨新时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促进文学的繁荣，是本刊的重点所在。

近年来，外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渐兴盛起来。我们自己更有理由研究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体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正在发生的作用，重视世界文学之间的输通和影响，开阔视野，辨析潮流，以便深刻把握我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我们衷心地希望当代文学研究、教学工作者，作家、研究会的会员和广大文学爱好者，共同开拓这块园地，让它结出繁盛的花果。

· 开创当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笔谈 ·

- 几点感想 唐 华 (1)
关于学科建设的断想 刘锡诚 (4)
加强文学评论的理论感 王 愚 (7)
知识需要更新 陈 辽 (10)
文学批评也要“写真实” 刘建军 (13)
当代文学研究史的深度问题 董 健 (16)
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阵地 杨桂欣 (19)
更着眼于今天和将来 郝 榕 (22)
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赵祖谟 (24)

· 新时期文学述评 ·

- 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胡若定 (45)
——谈近年来部分工业题材中篇小说
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郭 澄 (61)
时代的强音 改革的赞歌 刘 茵 (82)
——近两年报告文学漫评

· 小说艺术探讨 ·

- 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 黄子平 (94)
小说中的心理描写 吴秉杰 (99)

“风俗画”小说刍议	张志忠 (106)
小说的容量、时空和结构	钟友循 (111)

· 作家作品研究 ·

冯至诗的艺术个性	洪子诚 (118)
同一历史主题的两个时代乐章	李虹真 (133)

——赵树理与高晓声小说创作基本特征的比较

评谌容的中短篇小说	曾镇南 (151)
论公刘诗的艺术风格	任 恂 (175)
黄秋耘散文的情致美	陈剑晖 郭小东 (195)
她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陈 纤 王光明 (214)

——试评张洁的作品

凝铸着时代风云和历史教训的“警钟”	李复威 (229)
-------------------------	-----------

——梁建形象塑造的再探索

论陈映真创作思想的“个体性”	涂 碧 (241)
黄春明的创作特色	封祖盛 (260)

· 争鸣园地 ·

文学新动向管窥	陈骏涛 (26)
---------------	----------

· 外国学者谈中国当代文学 ·

追求文学表现的自立	[日]吉田富夫 (276)
-----------------	---------------

——谈中国文艺界的动向

· 资 料 ·

作家谈评论	李蜀荣辑 (283)
新中国文学纪事和主要著作年表(四)	仲呈祥编 (296)

几 点 感 想

唐 孳

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应该开拓新的局面，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许多同志都迫切感到需要解决的课题。

几年来，随着整个文艺创作的日益繁荣，文学评论工作在许多同志孜孜不倦地努力下，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也有了不少建树和可喜成果，对于整个文学主流的发展，更是起了不容低估的推动作用，这是不能也不应该一笔抹煞的。但是应该承认，与客观形势的要求相比，这方面的工作确实还远远不能相适应。

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论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或褒或贬，或喜或厌，每个人好恶不同，想法各异，有种种不同的议论，原是不足为怪的，而且这也很有利于我们的思考。根据多少年来的经验教训，联系当前的种种议论，我有几点感想。

当代文学评论，是一门研究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探求艺术规律的科学。它既不是法院判决，也不是军事命令，因此它应该靠科学研究吃饭，应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没有科学真理，面孔板得再严厉，调门提得再高昂，也是枉然，因为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更说不上使人从中取得什么教益。“四人帮”肆虐时期，这类文章盛行一时，让人们吃尽了苦头，而其作用，不仅不能促进什么文学事业的发展，反而是窒息文艺的生机，几乎断送了整个

革命文艺事业，这样沉痛的教训当然不容忘却，更不容再蹈复辙的。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为了避免令人反感，为了避免让人讨厌，可不可以反过来，把文学评论变成美容院或啦啦队，对于创作一律赞美、鼓掌、喝采，才算是爱护了创作呢？我看这同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盲目性。怀着恶意在天才的苗上跑马，固然是很大的罪过，应该支持的不去大力支持，也应说没有尽到职责，但在分明看到了某种畸形或者病态的苗头时，也不加以指出和提醒，甚至还一味地赞美，那么这未必能说是有责任心，也未必能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威望和声誉，未必有益于当代文学评论的发展。

现在常常可以听到有所谓“宽容”说。这种主张，乍听之下，似乎不无道理，特别是“四人帮”时期，创作动辄得咎，他们手中那杆量文的尺，苛刻得很，挑剔得很，似乎什么都是“异端”，创作之途真是艰难坎坷之至，或许也可以说，当时实在是太不“宽容”了。但是细想想，“四人帮”之流，本来心怀叵测，另有一番打算，哪里说得上什么“宽容”不“宽容”呢。至于现在，在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和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条件下，是不是还有个“宽容”的问题，这种“宽容”说是否有利于创作的发展呢，这是颇可研究的。有人说，科学工作者在试验时有了失误，可以得到宽容，为什么文学创作者有了失误就不应该得到宽容呢？这说法其实是并没有多少道理和根据的。且不说科学试验的失败和文学作品的失误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就事情的实质而言，党既不会因为科学家的某次试验的失误而给加上什么罪名，党同样也不会因为文学创作者的某部作品的失误就轻易地加上什么罪名。这里并不存在对何者宽容，对何者不宽容的问题。至于对作品的失误，加以分析和评论，探究造成这种或那些失误的原因，这方面的工作与科学领域难道有什么不

同么！我想科学家在试验失败之后，恐怕也是要进行分析，也是要进行一番严格的探讨的罢，否则又怎么能再前进一步呢？这里显然并无厚薄轩輊之分。

诚然，有时会有这种情况，有些作者在进行某种创新和试探时可能一时未能被人理解，或评论得并不恰当，对于这种情况，我看也不是去要求什么“宽容”，而恰恰是应该展开讨论或争鸣，以明辨是非，探求得失，通过这种实事求是的、民主的讨论或争辩，才能不仅使文学评论得到发展和提高，也会使创作得到发展和提高，而且使得读者对于这种创新和探索取得更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

至于在某种探求中，确实出现了缺陷或失误，那么经过争鸣、分析和评论，使得失误的原因更清楚，使得作者通过这种研究讨论，进一步总结出自己的创作得失，也帮助读者提高鉴赏水平和审美水平，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又有什么“宽容”的必要呢？

我想，一个严肃而真诚的作者，在自己创造的途程中，决不要求“宽容”，更不愿在某种“宽容”中求生存；而一个对文学事业有责任感的评论工作者，也不需要常常以“宽容”的心情去对待作品，却应该有诚恳的严肃的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和一颗热忱的责任心。这样才能使创作和评论同时得到切实而有力的发展。

要使当代文学评论开拓出新的局面，我想首先应该要有这样的要求。

关于学科建设的断想

刘锡诚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正处在由初创到完善的建设阶段。正如在本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当时兴起的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曾受到某些研究国学的人士所轻视一样，在今天，以研究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当代文学研究，也被某些人士所睥睨，认为那不是学问。其实，这里面既包含着无知，也包含着偏见。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学术的殿堂，当代文学研究终究也会得到公认。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说，当代文学研究毕竟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它的学科建设，使之尽快地赶上其他学科的研究水平。

其实，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两个虽然各自独立、却又不可截然分割开的阶段。当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就其思想性质来讲，也没有根本的不同，不过从客观条件着眼，在目前阶段，把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设置更为有利。这是因为，第一，它的现实性比较强，研究近期文学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发展、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等等，对于推动和指导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第二，由于这门学科的年轻，从事研究的人还比较少（专门研究者更少），把

它独立起来，就不至于轻易被其他门类的工作挤垮，有利于学科本身的建设。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文学批评、系统的作家研究和文学史（包括史料学）。

我想着重对文学批评的建设多说几句。我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要对当代的文学现象，例如某些作家和作品，作出深刻独到的论述，指出他们给整个文学发展带来了或增添了什么新的因素。这样，文学批评随时对大量的、繁复的文学现象作出评论与概括，就能推动文学朝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因此，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不仅直接决定了文学批评的科学性，而且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个文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曾使我们的文学象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样，走了一段相当大的弯路。

在今天，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结束之后，作为文艺批评，也不是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必须坚持两条战线作战的方针，既反对“左”的，又反对右的思想干扰，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不是无的放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和批判了“左”的东西之后，往往就给右的东西的抬头造成了适宜的土壤，右的东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表现出来，如不注意引导，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严重的倾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上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无疑这是一件好事），在“多元化”的旗帜下出现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尽管他们人数极少，但他们的影响则不可小视。因此不能取消文学批评的显明的党性原则，不能取消思想斗争。现在有一种思想情绪，就是取消思想斗争，以为文艺战线几十年来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折腾的很厉害，如今好容易到了一个安定团结、可以自由自

在不受约束地写文章的时期，最好不要再搞什么思想斗争了，一提思想斗争，就说是“左”的思想复活，棍子再现。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应当把正常的思想斗争和“左”的思想区别开来，取消思想斗争就等于取消了文学批评。

在评论某种文学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既不能重犯简单粗暴、乱扣帽子、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的错误，也不能把批评变成庸俗的吹捧。在当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泛滥成灾的情况下，简单粗暴的批评虽然不能说不存在，但主要的不是这个，即使有，也不足为虑，是容易纠正的；当前令人忧虑的倒是无原则的吹捧和取消必要的思想斗争的倾向。

这里牵涉到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问题。批评家同作家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友好的、互相尊重的，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各自独立地为文学的发展作着贡献。他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这种矛盾有时甚至会激化起来。但作为批评家，他的上帝应当是原则而不是友谊和关系。当别林斯基看到果戈里堕入谬误的时刻，他选择了原则，而宁愿冒着牺牲友谊的风险，写了《致友人书信》。在现社会，批评家面临着“关系学”的冲击，他应当拒绝把自己变成被人雇佣的啦啦队员，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加强文学评论的理论感

王 愚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万紫千红的局面，新的主题、新的题材、新的人物，落英缤纷，使人目不暇给。文学评论的活跃，也是过去少见的。新的佳作出现，就会有以各个侧面加以评价的文章；新的课题出现，就会有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的文章。不少文章眼光犀利，议论风生，说理缜密，文采斐然。而文学评论队伍的壮大，也是过去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一批中青年评论家，十分活跃。

但是，近年来对文学评论的微词，确也不少。在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中，各种不同的会议上，甚至读者群众对文艺的反映里，认为评论落后于创作，几乎是众口一词。自然不能笼统这样讲，但文学评论质量有待提高，确也是事实。比如，有些文章文胜于质，写得活泼生动，独到见解不多；有些文章质胜于文，干巴巴的讲几条道理，和作品的丰富内容不很相称，类乎简单的思想或政治鉴定。还有一些文章陷于就事论事，把思想和艺术融为一体的作品，分割开来，加以简单的诠释，迹近于一般语文教学的教案。更不用说，一些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无限上纲，罗致成词的文学批评文章，散发着浓重的“左”的气息，使人看到就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当然也有一种评论文章，存心捧场，意在溢美，

对一些明显的平庸之作，估价过高，对一些明显的失误之处，视而不见，揄扬失实，广告味甚浓，更是文学评论的野狐禅。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评论家的修养不深，水平较差，受“左”的影响和右的干扰，大概都是存在的。有人强调，文学评论家对生活不熟悉是最主要的问题，不无道理。作家反映生活，评论家当然要熟悉生活，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但评论家似乎应该更熟悉生活的内在规律，才能探幽索微，领会作家的深意，评论其反映的深浅。因此，文学评论的理论感差，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我长期编辑文艺刊物的评论栏，在组稿、看稿和阅读当前一些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文章中，常常感到，不少文艺理论和美学文章，讲理论原则头头是道，结合实际创作，说起中国，就是汉家规模，盛唐气象，断代后限最迟到清，推出曹雪芹就算了事。提到三十年代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已经算是有现代眼光了；说起外国，就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或者还可以加上罗曼·罗兰、高尔基，不是说，这些在文学史上创建丰碑的大师不可以一提再提，他们的经验，是历百代仍可以为楷模的。但“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当代文学创作，数量质量都有可观之处，即使他们的不足和失误，也会给文艺理论提供新鲜的经验，却被理论家放诸视野之外。更主要地还在于，理论之可贵，端在于经常用实践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才有可能指导实践，钻进故纸，躲进书斋，理论就会脱离实际。而近年来出现的不少文学评论文章，往往把注意力放在用生活印证作品，用政策衡量作品，或者讲些风格、手法、语言之特点。究竟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出现，对整个文学事业添加了什么新的东西，一部对生活进行新的艺术把握的作品，在整个文学发展中有什么意义，和同类作品相比较，有什么特点，或者综论某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某种文学现象的兴衰，这样的文章似乎都不多见。理论与

评论的分家，使得理论远离现实的土壤，评论缺乏理论的高度，既无助于作家艺术地把握现实能力的提高，也无助于造就具有较高美学鉴赏能力的文学公众。就评论来说缺乏理论感，没有深度，当然会落后于创作。

其实，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不少是从总结当代文学的经验入手，提出了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见解；也有不少文学评论文章，从论述当代文学作品出发，达到了理论的高度。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为一个美学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俄国文学的果戈里时期概观》就是以丰富的资料、精辟的论断，丰富发展了当时和后世的美学理论；三十年代的中国，作为一个作家、评论家的鲁迅，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就是从概括当时的文学创作着眼，对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作家的美学追求、作家的风格形成等理论问题，阐述了精到的见解，至今仍没有失去光泽。我们的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流毒、排除右的干扰等阶段，无论是对生活的开掘，题材的开拓，文学观念的更新，创作方法的发展，审美趣味的更迭，艺术技巧的变化，都积累了新鲜活泼的经验。文学评论如果加强自己的理论感，文艺理论如果能更面向现实，将会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会进一步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

我们期待着有这样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文章的出现。

1983.7.14、于北京沙滩

知识需要更新

陈 辽

如何开创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涉及许多问题。我不想面面俱到地谈这些问题，只谈一个直接关系到当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早日形成的问题，那就是当代文学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知识更新的问题。

如果说在我国自然科学中、社会科学中存在着知识老化的问题，那么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一问题尤其严重。我们用以研究当代文学的知识，基本上（不是一切）还是五十年代翻译、介绍过来的《怎样分析文学作品》那一套东西。不是说那套东西都不行了，而是说它们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本来就是形而上学的、庸俗社会学的。但是，对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知识老化问题，却远没有引起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以老化的当代文学研究知识来研究日新月异的、迅速发展的当代文学，要开创出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显然是困难的。

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不少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知识更新问题缺乏紧迫感。这些同志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无须知识更新。这种想法片面性极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无比正确，它们依然是我们从事当代文学